（插图典藏本）

ДЕТСТВО

童年

[俄]马克西姆·高尔基(Maksim Gorky)著

译者 张 弛



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

权威完整版

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第一部

一部鼓舞了无数青少年成长的励志读物

一部世界公认的文学经典，入选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

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学会自立

创造拿智慧，处世拿常识，有常识而无智慧，智之平庸；有智慧而无常识，智之苯拙。智慧是一切力量中最强大的力量，是世界上唯一自觉活着的力量。

——马克西姆·高尔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童年/(苏)高尔基著;张弛译.--北京:中国

画报出版社,2011.8

ISBN 978-7-5146-0185-5

Ⅰ.①童…Ⅱ.①高…②张…Ⅲ.①长篇小说－苏

联Ⅳ.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35444 号

童年

出版人：田辉

著者：(苏)高尔基

译者：张弛

责任编辑：王少娟

编辑助理：李媛

插图：星蔚时代

出版发行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（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，邮编：100048）

电话：010-88417359（总编室兼传真）010-68469781（发行部）

010-88417417（发行部传真）

网址：http://www.zghbcbs.com

电子信箱：cpph1985@126.com

印刷：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监印：敖晔

开本：32 开（880mm×1230mm）

印张：7

版次：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-7-5146-0185-5

定价：22.00 元

译者的话

1914年，俄国作家索罗古伯在读了高尔基所著《童年》后评论道："我越读越感到遗憾，而且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列夫·托尔斯泰的童年。托尔斯泰的童年，洋溢着芬芳的气息；而高尔基的童年则充斥着打架、斗殴、鞭笞、施虐……几乎不可理喻。"

的确，《童年》所描绘的生活，是残酷的。小孩子做错了哪怕一点点小事，都要遭受暴打；兄弟之间为了极小的利益争端，不惜以命相搏；丈夫肆意殴打妻子，即使妻子毫无过错；妻子跪求丈夫不要在外面乱搞，丈夫却用皮靴狠踢她的胸口；为主人劳作一辈子的长工，一旦失去劳动能力，立即被赶到街上，靠乞讨为生。在《童年》里，"姥爷"是个集自私、吝啬和暴虐于一身的角色，他残酷压榨工人，经常殴打老伴。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，"姥爷"竟然在风烛残年的晚年与老伴分家，两人交替买菜做饭，每到"姥爷"买菜做饭那天，伙食质量就非常差；在与老伴一起煮茶时，他要在手心里把茶叶仔细数一遍，生怕自己多投一片茶叶进去。

这些画面，色彩鲜明、浓重，很多地方令人难以置信，颇显离奇、古怪，仿佛一部悲惨的童话。不过，与大多数童话一样，在这部作品中，最终也是正义压倒了邪恶，如同阳光终将穿透乌云。《童年》的主调是积极乐观、昂扬向上的，主人公阿廖沙抵抗住了生活的屈辱，探索着新的生活，一步步成熟起来。

高尔基曾这样说明《童年》："我们的生活非常奇妙。生活的土壤是肥沃的，它虽然会滋生各种无耻的败类，但最终会培育出卓越的、健康的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，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西，不断激发我们的希望，去建设更光明更人道的新生活。"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"人生三部曲"的第一部。之后两部是《在人间》和《我的大学》，讲述阿廖沙在社会上谋生，以及在思想、学识、社会经验等方面获取进步的过程。"人生三部曲"又称"自传三部曲"，阿廖沙就是高尔基本人的写照。

马克西姆·高尔基（1868—1936），被列宁称为“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”。他出身贫苦，幼年丧父，11岁开始为生存奔波，对于俄国社会生活的艰辛体验很深。他的原名是阿列克塞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，“马克西姆·高尔基”是笔名。在俄语里，“马克西姆”的意思是“最大的”，“高尔基”的意思是“痛苦”，合起来就是“最大的痛苦”。高尔基的作品，大多描绘俄国社会“最大的痛苦”，并获得精神上的超越，《童年》是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。

张弛

2011年5月

目 录

第一章 1
第二章 11
第三章 22
第四章 38
第五章 50
第六章 61
第七章 67
第八章 77
第九章 89
第十章 102
第十一章 117
第十二章 127
第十三章 141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章

这是一间狭窄寒冷而且缺少光线的房间，我的父亲就躺在这里。

我看见他穿着白色的衣服，四肢舒展着躺在地板上。他赤裸着双脚，弯曲着手指，眼睛紧紧闭着——这双眼睛就像两个黑洞，既显得安详，又透着恐怖。当我观察他的嘴角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像在呲牙咧嘴吓唬我。

母亲拿着一把梳子——那把总是被我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，跪在父亲身边替父亲梳头发。她一边重复着梳头的动作，一边自言自语和哭泣，眼泪源源不断地从她那已经浮肿的眼睛里流淌出来，掉在红围裙上。姥姥紧紧握着我的手，我能感觉到她浑身都在因为伤心而颤抖。她试图把我推到离父亲更近的地方，但我很害怕，不愿意靠近父亲。事实上，我心里的确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感。我长了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。

姥姥一边推我，一边反复对我嘀咕："去和你爸爸告别吧。他还很年轻啊，就要死去了！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他了。"

尽管我并不完全明白姥姥这些话的意思，尽管她说这些话时的打扮（穿着一身黑衣服）和神情（脑袋和眼睛都显得特别大）都让我感到奇怪和有趣，但我一直都相信她的话。

小时候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，起初是父亲照看我，后来是姥姥照看我。

姥姥刚来时，我问她："你是从哪里走来的呢？"

"从尼日尼坐船来。小鬼！水上是不能走路的。"

我听了她的话，觉得太可笑了，原来水面上是不能走路的，只能坐船，真有意思。我知道，人可以顺着楼梯往下滑；如果摔倒了，就会头朝下栽倒。我家楼上住着很多来自波斯的"大胡子"，地下室里住着来自卡尔麦克的倒卖羊皮的老头。我对这些常识可谓了如指掌，却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我接着问她："你为什么叫我'小鬼'呢？"

"因为你总是有很多问题！"她笑着回答。

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从内心深处喜欢上我的姥姥了，我觉得她是一个和蔼的老太太。

现在，我希望姥姥能马上带着我离开这个地方，待在这里我觉得难受无比，因为母亲的哭泣声搅得我魂不守舍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向来都是坚强而严厉的，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痛哭过。她的身材就像男人的那样高大结实，骨骼强壮，力大无比，而且总是打扮得干净得体。但现在却不是那样，她不仅显得非常软弱，而且身上的衣服也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。还有她的头发也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，她总是把头发梳理得整齐光亮，就像一顶长在头上的帽子一样，而现在却凌乱不堪地耷拉在她赤裸的肩膀上，有的还耷拉到了父亲的脸上。我已经在她身边站了很久了，但她一直都没有看过我哪怕一眼，只是不停地重复着给父亲梳头的动作，眼泪也在不停地往下滴。

门口也站着人，有乡下打扮的黑衣人，也有警察。有个警察不耐烦地喊道："够啦！抓紧时间吧！"

这间屋子的窗户上有用来遮风挡雨的黑色的披肩，一阵风吹来，披肩随着风力抖动了几下。披肩的抖动声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——父亲带我去划船的时候的事。那一次，我和父亲玩得正欢呢，突然响起了一阵雷声，吓得我大喊大叫起来。父亲一面哈哈大笑着，一面用膝盖护住我，大声说道："没事！别怕！"

我刚想到这里，就看见母亲吃力地站了起来，可是，还没等她站直身子，就又突然向后跌倒了。我看见她的头发凌乱地铺在地板上，她紧闭着眼睛，脸色铁青，学着父亲的样子把嘴一咧，吼道："阿廖沙，滚出去！关上门！"

姥姥像受了惊吓似的，一个箭步跑到放在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而母亲依然躺在地上，她满地打滚，痛苦地叫着，牙齿也被她咬得直响："哦！圣母保佑！"

"以圣父圣子之名，瓦莉娅，坚持住！"

这一切真可怕！

姥姥和母亲围绕着父亲爬来爬去地忙碌着，不管她们怎么碰触父亲，父亲总是纹丝不动，而且还露出若有若无的微笑。很长时间过去了，她们还在不停地忙碌着，在这期间，母亲又站起来过几次，但是很快又倒下了。姥姥一直没有站起来过，她就像一只在地上滚动的黑皮球一样，跟着母亲转动。

突然，从黑暗中传来了一个小孩子的哭泣声，紧接着，我又听到有人叫道："天呐，是个男孩！"

然后就有人点上了蜡烛，屋子里有了亮光，但这之后的事情我却记不清楚了，我可能在不知不觉间睡着了吧。

关于后来的事，在我记忆中还有一些勉强可以关联上的情景：在一个雨天，我站在荒凉的墓地里的一个小土丘上，看着一群人把装着我父亲遗体的棺材放进墓坑里。因为下着雨，墓坑里有很多雨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两只胆大的青蛙甚至跳到了棺材盖子上。

除了我之外，站在父亲墓地上的还有姥姥、警察和两个拿着铁锹的乡下人——这两个人脸色阴沉，似乎很不高兴。雨下得更大了，雨点不停地飘落下来，洒到我们的身上，于是，警察命令那两个乡下人道："快埋吧！"

姥姥听了，又用头巾捂着鼻子哭了起来。

拿铁锹的乡下人弯下腰，快速地往墓坑里填土，要把父亲的墓坑填平。土块落在墓坑底部的水里，发出"哗哗"的声响。青蛙们也着急了，一个箭步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攀着坑壁打算爬出来，但很快就被土块埋没了。

填平了墓坑以后，姥姥拍着我的肩膀说道："走吧，回去吧！"

我摆了一下肩膀。我不想回去。

"唉！真见鬼！我的上帝！"

我不知道姥姥说这句话是在埋怨谁，但终究还是跟她往回走了。

姥姥领着我，穿过一大片遍布黑色十字架的墓地，朝着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走出墓场围墙的时候，姥姥突然问我："你怎么不哭呢？你应该大哭一场！"

"我没有想到要哭。"

"噢！没想到。好吧，其实不哭是对的！"

我长这么大很少哭，除非受了气，我从来不哭，即使觉得有什么疼痛也不哭。在以前，父亲会笑话我的哭，而母亲也会严厉地斥责我，不许我哭。

我和姥姥坐着小马车在一条两边都是深红色房子的街道上奔驰。这条街道很宽阔，却很肮脏。坐在马车上时，我问姥姥："你说那两只被埋在坟墓里的青蛙还能出来吗？"

"大概出不来了。不过也没什么要紧，你要知道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！"

在以前，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不会像姥姥这样总是把上帝挂在嘴上。

几天之后，我跟着姥姥和母亲坐上了一艘轮船，但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。在这期间，我的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弟弟死了。他被裹上白布，用红色的带子捆绑着放在一张小桌子上。而我坐在一个行李包上，透过一个很小的窗户向外张望。有时候，远处会出现一些黑色的土地，但时间不长，它们就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了，水面上就好像罩着一片浓雾似的。我看见泛起泡沫的肮脏的海水向后翻腾，飞溅起来的水滴落在了窗户上，我没有见过这种阵势，本能地跳起来躲避。

姥姥见了，笑道："不用害怕，它们进不来！"

说着话，姥姥又用她的大手把我抱了起来，重新放回到行李包上。我觉得姥姥的双手真温暖。

随着轮船的摇晃，我能看见的东西都在不停地晃动，只有我的母亲是个例外。她用双手枕着头，靠着船体站着，却一动不动，好像脚底下生了根一样。她脸色铁青，紧闭着嘴巴，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站着。自从父亲死了以后，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甚至连衣着打扮都变了，我对她越来越陌生了。更有甚者，她似乎都没有胃口吃饭，姥姥总是

对她说“瓦莉娅，吃点食物吧！少吃一点儿好吗”，而她仿佛没有听见似的，还是默不作声。姥姥跟我说话时是温柔和气的，但跟母亲说话时声音就要大很多，但也显得很小心，甚至有些谨小慎微，好像生怕惹恼了母亲。这让我跟姥姥的关系变得更亲近了。

“到萨拉多夫了!那个水手怎么还没有来？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叫道。

嗯？萨拉多夫？水手？都是什么啊？我觉得莫名其妙。

这时，走进来一个穿着黑衣服、长着白头发的人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木制小匣子，走进门之后，姥姥接过小匣子，把小弟弟的遗体放了进去，然后姥姥抱起小匣子，伸直了胳膊走向舱门，但舱门太小了，姥姥又太胖，她需要侧着身子才能挤出去。这个小麻烦让姥姥有些尴尬和举足无措。母亲见了，叫道：“看看吧！我的妈妈！”母亲说着话，从姥姥手里夺过小匣子出去了。姥姥也跟在后面出去了。

她们走了，我一个人待在船舱里，只好打量着刚进来的那个人。

“啊！你的小弟弟死了，是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水手，你母亲嘴里的‘那个水手’。”

“哦！那么，萨拉多夫是谁呢？”

“萨拉多夫是一个地名。你瞧，窗外就是萨拉多夫。”

我望着窗外，浓浓的雾气里时而出现许多黑色的土地，样子就好像是一片刚刚切下来的圆圆的面包片。

“我姥姥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她们去埋你的小弟弟了。”

“埋在哪里？地下吗？”

“嗯！不埋在地下又能埋在哪里呢？”

我想起了埋葬我父亲时被埋进坟墓里的那两只青蛙，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。他听了，把我抱起来亲了亲，说道：“好小孩，有些事你还不明白呢！”

也许是他认为我在可怜那两只青蛙，于是又对我说道："不要再可怜那些青蛙了，还是多心疼心疼你妈妈吧！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！"

我听见了汽笛的"呜呜"声，现在我已经知道了这是船在叫，就不再害怕了。

那个水手听见汽笛声，马上把我放在行李包上跑了出去，边跑边喊道："快呀！快呀！"

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跑了出来。过道没有亮光，很昏暗，只有镶嵌在楼梯上的铜片上有反射出的光亮。我又往上看，看见有人背着行李包来回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觉得我也该下船了，就走了出去。可是当我走到甲板边的踏板跟前时，有人看着我叫了起来："他是谁家的孩子？"

"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家的。"我回答道。

听见我这么回答，人们都笑了。他们摸摸我，又拍拍我，弄得我都有些难为情了。

这时，先前的那个水手从远处跑了过来，一把把我抱了起来，说道："他是从船舱里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！"

之后，他又把我重新送到船舱里，让我坐在行李包上，还吓唬我说："如果再敢到处乱跑的话，小心我打你！"

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，我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船舱里。不久之后，头顶上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渐渐消失了，汽笛也不响了，船体也不晃动了，一切又安静了。窗户外面是一堵湿透了的墙，遮住了光线，船舱里漆黑一片。我摸了摸行李包，行李包好像也变大了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样被扔在船舱里了吗？永远都出不去了？

我不甘心，于是去开门，但是我根本打不开，我对冰冷的铜把手无计可施。我愤怒地抓起一只装满牛奶的瓶子，使劲地砸铜把手，铜把手完好无损，牛奶瓶子却碎了，牛奶全都洒了出来，顺着我的裤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流到了靴子里。我觉得沮丧无比，竟然趴在行李包上无声地哭了起来。后来我就这样含着眼泪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我是被轮船“嗤嗤”的晃动声惊醒的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船舱的窗口一片明亮，就好像升起的小太阳。姥姥正坐在我的身旁梳头，她梳头的时候嘴里也不闲着，皱着眉头不住地自言自语。姥姥的头发太多了，密密麻麻的，不仅遮住了她的肩膀、胸口和膝盖，甚至还拖到了地上。因为头发太多了，她梳头都很困难——需要用一只手把头发从最末端抓起来，然后再把那把小的可怜的梳子用力地插进头发里。这实在是太费力了。她的整张脸都因为被埋进了头发里而显得很小。她的嘴唇在不知不觉间向一边斜着，乌黑的眼睛气愤地盯着头发，整个表情显得非常有趣。她好像不太高兴，不过当我跟她说话的时候，我却没有听出她的不高兴来，语气还是一如以往那般温和。我问她，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，她回答道：“在我看来，这简直是上帝对我的惩罚，他惩罚我时刻不停地梳理这些可恶的头发！不过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它们可是我的宝贝，我时常向别人炫耀它们。而现在，我可要痛恨它们了！”

说完了头发，姥姥又说：“接着睡吧亲爱的，时间还早呢，太阳也不过刚刚升起！”

“我睡不着。”

“睡不着？那就别睡了！”姥姥马上回答道。

姥姥一边梳着辫子，一边看着睡在沙发上的母亲。母亲在沙发上睡得很安静，就像醒着时一样纹丝不动。

姥姥突然问我：“那么，你现在悄悄地跟我说说，你昨天为什么要把牛奶瓶子打碎？”

姥姥的口气是那样的温柔甜美，每一个字都显得耐心十足。我听清了她的每一个字，知道她没有责怪我的意思。

我忍不住更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。她的眼睛乌黑发亮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，尤其是在她露出笑容的时候更是如此。她的牙齿洁白如雪，虽然脸色有些黯淡，却看不出任何

衰老的痕迹。她的脸上最不美观的东西，大概就是鼻子了，她的鼻子又大又软，而且鼻头还发红。不过我依然觉得她是伟大的，因为它在瞬间将我带离了黑暗，为我周围的一切带来了光明和美丽的光环。我相信，她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是我永远的朋友！我相信，她会用无私的爱引导我，使我永远拥有无尽的勇气，即使在艰难困苦中也敢于勇往直前。

在 40 年前的那几天里，我们乘坐的轮船就这样缓慢地行进着。好多天之后，我们终于到了尼日尼。起初那几天的生活是那样的美好，对于我是刻骨铭心的，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。那时候，天气晴朗之后，我和姥姥整天都坐在甲板上欣赏美景。那景色真是美好，天空清澈，秋高气爽，在静静流淌的伏尔加河两岸，到处可见丰收之前的景象。

我们乘坐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船桨轻轻拍打着像天空一样蔚蓝的水面，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。随着轮船的行进，两岸的景色也逐渐向后退去，旧的景致刚走，新的景致就来了，城市、村庄、山河、大地轮番登场，又轮番退去，只有飘在水面上的金黄色的叶子时刻相伴。

“啊！真美啊！”姥姥容光焕发，兴奋地睁大眼睛在甲板上来回踱步。她偶尔停下脚步，呆呆地看着河岸，然后又把双手抱在胸前，虽然面带微笑，却满眶热泪。我不知道姥姥怎么了，于是拉了一下她的裙子。

姥姥吃了一惊，解释道：“姥姥刚才打了个盹！”

“我看见你哭了。”

“噢，亲爱的！因为姥姥太高兴了！——姥姥已经老了。你知道吗？姥姥已经活了 60 个年头了！”

说着话，姥姥闻了闻鼻烟，然后给我讲故事。这些故事都有些稀奇古怪，故事里有善良的强盗、妖魔鬼怪，当然也有品行出众的圣贤。姥姥讲故事时声音非常小，脸紧紧贴在我的脸上，故作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好像要把让人兴奋的力量传递到我的眼睛里似的。不得不承认，姥姥的故事讲得自然而动听，我很爱听，要求她不停地给我讲，姥姥总是愉快地答应。

“在一个炉灶里住着一个灶王爷。一天，一根面条突然扎进了灶王爷的脚心，疼得灶王爷直叫唤：‘哎哟哎呦！小老鼠你快出来！我受不了了！’”

讲到这里，姥姥也抬起一只脚，装着非常疼痛的样子叫唤，好像她就是那个脚心里扎进了面条的灶王爷。

后来，听姥姥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，除了我，还有船上的水手们——他们都留着大胡子。和我一样，他们也觉得姥姥的故事讲得很好听，都要求姥姥多讲几个。有时候，听到高兴处，他们还邀请我和姥姥去和他们一起吃晚饭。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，给我吃西瓜和香瓜——不过，我吃水果一定不能让一个人发现，因为这个人不允许任何人吃水果，一旦被他发现，他会怒气冲冲地把水果全部扔到河里去。这个人穿着像警察制服那样的衣服，而且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，大家都不喜欢他，于是都躲着他。

我们在船上的时候，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好像是在躲避我和姥姥。那段时间，母亲把她那又粗又长的辫子盘在头顶上，就像戴了一顶王冠似的。她一直都保持着沉默寡言的姿态，用她那双和姥姥一模一样的灰眼睛远远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，这使我觉得她被一层看不透的迷雾笼罩着。

有一天，母亲用讥讽的口气对姥姥说：“妈妈！别人其实在背后取笑你呢！”

姥姥也用同样的口气回敬道：“是吗？不过我不在乎！只管取笑吧，随他们的便！”

至今我还清楚记得看到尼日尼时姥姥的样子，那时候她兴奋得就像个孩子。她把我拉到船舷边，大声说道：“快瞧啊！这个地方多美呀！——这里就是尼日尼！就像人间仙境！——你看！教堂好像空中飞翔的鸟儿！”

她回头看了一眼我母亲，兴奋地流出了眼泪：“瓦莉娅，快来看看吧！你大概已经忘记这个地方了吧？快来看看吧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勉强地笑了一下，然后又一动不动了。

河面上到处都是船只，大概有一百多艘，因为有一百多根桅杆齐齐地指向天空。我们乘坐的轮船停在了河道中间，有一只挤满了人的小船靠了过来。搭好梯子以后，小船上的人纷纷爬了上来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矮个子胖老头，他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但胡子是金黄色的，眼睛是绿色的。

“爸爸！”母亲看见了矮个子老头，马上深沉而清脆地叫了一声，扑到了他的怀里。

这个老头就是我的姥爷了。他抱住我母亲，吻了吻她的脸，叫着：“噢！我的傻孩子，你这是怎么啦？还好吧？”

就在姥爷和母亲拥抱的瞬间，姥姥好像一只高速旋转的船桨，已经和在场的所有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之后，姥姥把我拉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亲爱的！认清了！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，这是娜塔莉娅舅妈。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沙。这个表姐叫卡捷琳娜！——他们都是咱们的家人。怎么样，咱们一家子人是不是很多？”

这时，姥爷把我从人群里拉了出来，问道：“说说看，你是谁呢？”

我太紧张了，竟想起了船上那个白头发水手的话，于是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我是在阿斯特拉罕上船的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！天呐！他在说什么？”姥爷转过头看着我母亲，还没等我母亲回答，他又一把推开我，说：“你们看！他的颧骨长得跟他爸爸的一模一样！——走吧，我们回家吧！”

下了船以后，一家人顺着一条铺满了鹅卵石的斜坡走去。走在最前面的是姥爷和我母亲，姥爷的个子很矮，和母亲走在一起就显得更矮了，只能达到我母亲肩膀的位置。不过姥爷走路的速度很快，我母亲就像漂浮在空气中的一件物体，一边走路一边俯身看着姥爷。紧紧跟在姥爷和母亲后面的是米哈伊尔舅舅和雅科夫舅舅。米哈伊尔舅舅的身材跟姥爷一样瘦小，不过他的头发很黑，而且梳理得很整齐；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而且带有细卷。跟在两位舅舅后面的是表哥表姐们，他们都很沉默。我、姥姥还有娜塔莉娅舅妈走在最后。娜塔莉娅舅妈是个长着绿眼睛的大肚子女人，她脸色苍白，走起路来显

得很吃力，总是需要停下来喘口气，而且还唉声叹气。姥姥抱怨道：“真是一群蠢货，他们应该让你在家等着！”

和这么一大家子人走在一起我却显得十分孤独，因为我觉得对他们而言，我就是一个陌生人，就连姥姥都变得跟我疏远了很多。我不喜欢姥爷，因为我察觉到了他对我的敌意，说实话，我有些怕他，也有一些好奇。

上了这段斜坡，就走到了一条大街上，眼前也闪现出一幢低矮的平房院落。这座院子粉刷着粉红的油漆，但是已经很陈旧很脏了。如果只看外表的话，会觉得里面空间很大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因为内部空间被分隔成了许多的小房间，反倒显得特别拥挤。

院子里到处都是人，而且好像脾气都不好，全都怒气冲冲的。院子里挂满了湿漉漉的各色布料，地上也堆满了泡着布料的水桶。水桶里的水五颜六色，色彩斑斓。在院子的墙角里，有一个矮得几乎贴到了地面上的房子，里面的炉子很旺，炉子上面的容器里发出“咕嘟”、“咕嘟”的声音，有个人念叨着“紫檀”、“品红”、“硫酸盐”，但我却看不到他。真是古怪。

第二章

现在再回想那一段时光，我依然难以置信当时经历的一切。我只能努力告诉自己，也许是我的记忆力出了问题，这些都是假的，但事实终究是事实，我无法回避。这是一个天才少年讲述的悲惨故事，在这一段光怪陆离的经历中，处处充斥着黑暗与残酷。因此，我要讲述的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经历，还有那些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恐怖现象。时至今日，还有一些俄国人依然这样生活着，而另一些人也曾经这样生活过。

我的姥爷家里到处都是仇恨，长辈们用仇恨维持着他们的亲情。不仅大人如此，孩子之间也是这样。很久以后，我从姥姥口中得知，在我和母亲来到这个家的时候，母亲的弟弟们正要求姥爷分家产。随着我和母亲的突然到来，他们的这一要求更加强烈了，因为他们害怕我母亲向姥爷讨要嫁妆——在母亲结婚的时候，姥爷认为母亲不听他

的话，于是扣留了本该给予母亲的嫁妆，但如今我的两个舅舅却认为这份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矛盾，诸如谁该在城里开染布作坊，谁又该在河对岸的纳维诺村里开染布作坊。这些矛盾和纠纷让他们吵翻了天。

我和母亲刚到没几天，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生了一场争吵。当时，舅舅们“噌”地一下跳了起来，俯在餐桌上呲牙咧嘴，指着坐在对面的姥爷大喊大叫。姥爷也不甘示弱，拼命地用饭勺敲着桌子，红着脸像公鸡打鸣似的吼道：“都给我滚！”

姥姥用痛苦的声音劝姥爷道：“好吧，咱们就分家吧！都分给他们，分干净了就没人闹了！”

“闭嘴！都是你惯出来的毛病！”姥爷的声音震耳欲聋。

母亲站了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我们，叹了一口气，但什么也没有说。

这时，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扇了雅科夫舅舅一个耳光，声音很响亮，而且猝不及防。雅科夫舅舅当然不乐意，于是他们两个人叫打成了一团。

我们几个孩子都被吓得哭了起来，娜塔莉娅舅妈也吓了一跳，挺着大肚子想上去拉开他们，却被我母亲拽走了，然后几个孩子也被叶芙格妮娅保姆推了出去，只有我跳到了床上。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心情好奇而害怕。

后来，打人者米哈伊尔舅舅被大家制服了：一个名叫茨岗的年轻学徒骑压在他的背上，另一个名叫格里高里·伊凡诺维奇的大胡子男人麻利地用手巾绑住了他的手。米哈伊尔舅舅被重重地压在了地上，连胡须都扎进地板的缝隙里了，但他仍然喘着粗气。

姥爷拍着大腿哭喊道：“米哈伊尔！你们可是亲兄弟啊！”

姥姥一边给雅科夫舅舅擦拭脸上的血迹，一边哭道：“醒醒吧，野种们！看看你们都做了什么！”

姥爷把撕破的衬衣甩到肩膀上，然后冲着姥姥嚷道：“我的老妈妈！瞧瞧你养的这群畜生吧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